



現代日本

昭和十二年五月

藤澤親雄著

日本精神之本質

臺灣滿洲高麗之皇土與諸神

赤生者郎

張元濟

財團法人 東亞同文會

張菊生先生惠贈



日本精神之本質

藤澤親

雄

著



(商)

一、皇道

日本精神的本質是皇道。這並不單為抽象的理論，而是在日本民族中心的天皇的行動上、所實踐地發展着的歷史的事實。據說文、『皇者天也』。又從其他的解釋、構成「皇」的文字的要素的「白」，是火的燃熾的象徵。又有人謂、白是指從百減一的九十九的意思、而九十九則為數之最大者。還有人主張、白這個字是由日輪的形象造作出來的。更有的人說、皇字是「自皇也」的意思。綜合這許多說法來看時、皇字實含有賦與像太陽那樣的「光」「德」和「力」的偉大的王的諸義了。把這一點、和我日本國乃日之本也的一點合想一番、便有了非常深奧的意義。我想所以不曰王道、而稱皇道者、正是欲給在我國實踐着的東

洋政治哲學思想、以一種特色的原故了。至若言尊王呀、王政復古等等的時候、在原理的本質方面是共通的、王亦即不外是皇了。這裡應該注意的事情只是、我國實具有東洋的王道在最純粹的形式上的可行的客觀的條件。日本國家在根幹上說、是發祥於共同的民族祖先、子子孫孫自然地繁榮而形成一個大家族的國家。而天孫直系の子孫、便是皇室。臣民呢、原則上便爲其分支或別支的裔孫了。依據此種關係的上下的身分的差別、才是大義名分的基礎、這是遵大宇宙的作用經驗的地 (a priori) 所定。所以我們的天皇如是整然地實踐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過程、以至於現在。在我國中、皇室和國家成爲一體、有着不復可分的關係、而皇室典範與帝國憲法、則同樣地是國家的大法。於是齊家和治國、也便有了不可分的關係、東洋政治哲學的王道的極致、可以說就是皇道了。

日本臣民自從建國以來、修養復修養地、絕對歸一地信順着視作現人神的萬世一系的天皇、在其皇威之下、一億兆心、團結起來、由於此種精神的團結、

在現實世界上得以一步一步強力地實現我們的理想。這一點是日本精神的重要的特色。

西洋的社會學者、將人類的結合形態、分爲兩種、一爲共同社會、一爲利益社會。共同社會中的各人的結合、是全人格的、結合這種社會的力、可以呼爲本質的意思方面的道德的情緒。就中最典型的式樣、便是家庭。在家庭間、愛超過了牠的構成員的各個人、而具有決定的力。反之利益社會間的各人的結合、却是部分的打算。其結合的旨趣、乃爲選擇旨趣。就中最典型的形式、便爲有限公司。個人常常比全體更重要、利益的打算才具有決定一切的力。將此社會學上的理論嵌入國家來觀察時、西洋各國大抵都是利益社會型的。至如羅威氏所評、『日本帝國乃是一個大家族、而日本的家庭呢、又爲一個小帝國』正由於此、是一個最完全的共同社會。在這種共同社會裏、一種道德的情緒（在我國則爲日本精神）、超越了利害、具有着決定的力。我國這種的道德情緒的根本所在、便是忠和孝了。關於這一點、在明治天皇的教育勅語裏、有着如下的解說

『我臣民克忠克孝、以一億兆心、以濟厥美於世、此乃我國體之精華、而教育之淵源亦實存於此也。』因此之故、在闡明日本精神的時候、非將我大家族國家的基本的道德之忠與孝的本質、吟味一番不可。

「孝」這一個字、是由老和子兩個字構成的。熊澤蕃山在孝經小解裏、說道、『孝者愛敬之心也。孝之字、乃愛敬之象徵。自上觀之、老者抱子之象、愛也。自下觀之、子從老者之象、敬是也』云云。換一句話說、孝者、在親長方面言爲養育其子、欲使其子無恙、是一種毫不羈雜別意的至純的情愛。在子的方面言之、乃是竭其心之誠、虛心地尊奉其親的一種愛敬的發露。我們通過了孝的先驗的道德的情緒、結局不能不對大宇宙的原動力的大生命、亦卽神、抱着宗教的信念。於是孝的究極、便變成了祖先崇拜。中江藤樹視孝作宇宙的根本原理、以爲這是先天地伏藏於吾人的心中的東西。所以我們使此伏藏的孝心顯現出來、敬愛父母的時候、便能夠感通得宇宙的根本原理之究極、亦卽是神。這是由於至誠無所不至、慈愛的情緒伏藏在心頭的緣故。藤樹曾經說過如下的話、『事親

與立身行道、乃爲一事。吾人善推其本極時、則知此身實受之於父母、而父母之身則受之於天地、天地受之於太虛。坐是我身本來乃太虛神明之分身化變、故能明太虛神明而不失之、即可謂之立身矣。以明太虛神明之本體而立之身、處人倫、應萬事、可謂之行道矣。如此立身行道、乃孝行之總領』云云。因此精神上淨化自己的孝、是維持了家族制度、不獨在過去和現在、並使增殖於未來的家族之根本的道德。

其次、充溢於親子之間的慈與熱的孝、便如樣擴大發展而成的日本臣民對於天皇的至誠的情緒、卽爲忠了。事實上忠臣總出於孝子之門。孝忠一體、實爲日本精神的特色。孝有着現實的生物的基礎、爲感情的主觀的道德之極致、忠則可以說是理想的客觀的道德之極致了。忠之爲物、正如其字面所示、中心是也。所謂中心、是指心持中、亦卽是指竭己之誠。靜態地觀察時、中爲貫通圓之中心的狀態、也便是發矢中的的狀態。更加動態地觀察時、中乃指不偏不倚、不過亦無不及、綜合一切公平、適合於真理的意思。祇有在中的公平的心境裏

才有真理的存在。亦便是說、中所指的乃爲一貫宇宙的公平、無私、仁愛、無往勿屈的創造的大生命的本身。天意的究極、是公平無私的一視同仁、是不偏不黨的大中至正。我們棄其小我的我、拋開了自己、而歸一於公的大我的大宇宙的生命、或其原動力——亦便是歸一於神、我們這樣意識、亦即是這樣存置於心中的、便是忠了。籍了忠、才能使精神更生。而此大宇宙的原動力的「中」在天御主命之內、圓滿地實現了。而其後裔、亦即是在理想方面具有神性同時在現實方面復具有人格的被視爲現人神的天皇。換一句話說、天皇乃是大宇宙生命的化身的天御中主尊之延長、因之使宇宙的大生命直接地具現了。所以臣民之盡忠於天皇、亦便是「忠君」也者、亦便不外是歸一於宇宙的大生命——或曰神是了。所以究極說來、忠君便成了敬神。盡忠於天皇、亦即是和皇祖皇宗的靈魂的交感、再進一步說、也就是與宇宙絕對的生命——神明相通了。林林總總的一切日本人、由是才返能還至皆一的宇宙大生命。因此、億兆之心方能「一」、普通原理方能夠圓滿地實現。

成爲日本精神之中心的、是天皇。用日本話來說、天皇呼作「スメラミコト」。「スメラ」這個字本來是有着澄清濁物的意思的、同時呢又含有「綜」、「治」、「統」、「濟」、「住」、「進」、「體」、「純」、「清」、「浸」、「產」等等的複奧的語義、內容真是豐富極了。就是說、「スメラ」這個字、一方面具有向上的動的「進」的意味、他方面又有常住不斷的安住的靜的作用的「住」的意味、於是調和統整一切、充分得使發揮「統」的威力。如是、由於スメラ的最純粹的 *die aufhebende kraft* 正與反的鬭爭的緣故、一度分裂、而復調和之、澄清之、使其再合。

要想了解天皇的廣行綜合一切澄清一切的大機能、不能不檢討一番祭政一致的原則、如上所述、天皇是神意或曰天意的直接具現的現人神、而天皇又不絕以「祭事」供奉於神（宮中設賢所、不絕地舉行祭事）、從不懈怠精神的休養。蓋天皇常行祭事、虛其心、而恆懷真心、以神一樣的公平無私仁愛的無遠勿屬的心、向人民施行「政事」的。所謂天意或宇宙的大生命者、從形式方面看來、是不偏不頗的「中」、又從內容的方面看來、便是無限的仁或愛了。天皇所舉行

的「祭事」、是對於神的信順歸一、同時又是對於人民的供奉慈愛的表現。一言以蔽之時、便是「敬天愛人」了。即天皇以對神的同樣的真心、對臣民盡之。天皇實欲由「祭」來虛其心、不斷地更生着、在新生的心中、一絲不紊地保存了中正至愛的天意或是說大生命力、以此種心來祈求着人民之安堵的。像這樣、我國民直接中被了具現的「スメラミコト」（天皇）的統括、這所以才被發揮出公明正大的日本精神來的。「中」確立、一切盡被統括綜合調和、於是日本精神才能夠「永住」的。且舉一個例來說——試說明一下「中」和「澄」的關係。我們剛剛開始抖空箏的時候、不是陷於「左傾」、便陷於「右傾」、可是逐漸添增其勢、努力緊張、達到了那活動的最高調的時候、空箏的中心便凝定確立、固直不動、入了寂然靜止似的狀態了。這不外是空箏的「澄」的狀態了。在這當兒、空箏的中心之心的棒、將自己的力無過亦無不及地施之於全體的各部分、才使全體統括調和起來的。這個「中」、亦即是「澄」的狀態、其實才是充滿了非常的力的狀態一點、是萬不可以忘却的。在外觀上、彷彿寂然停止而不稍動似的、

但試將什麼一碰觸時、便戛然一聲、那個東西便遭彈飛了。安住並且永住於這個「中」的空箏的狀態、亦恰恰同於爲日本精神所統括的我國的狀態。就是說、天皇卽爲中心的心棒、而天皇的稜威無過無不及地達到了國家全體的各部分、至此日本精神才圓滿地得到了發揚。

因此、設使日本人果皆拋棄了利己與執着、而「一」億兆心、歸一信順天皇、返還至真的日本精神的話、便決不應該再有什麼布爾喬亞和普羅的階級鬭爭等等了。我國之所以發生這類的階級鬭爭、完全是由於布爾喬亞與普羅雙方忘却了歸一信順於天皇的緣故。原來具現着「中」的天皇、一視同仁地以能動的資
本家(陽)、與受動的勞動者(陰)爲其臣民。天皇有着使各得調和、並使產業全體合理地獲到發展的大機能。在日本、一切都應該歸一於絕對的最高的天皇、所以日本精神有着絕對的價值。因此西歐的布爾喬亞與普羅的對立的二元主義早晚非被日本精神所澄去不可的。實際上回顧我國的歷史、則見日本最初接收支那的文化、其後又接收了佛教文化、最後自明治維新以來、又決意接收了西

洋的文明。而我國每次接觸到外來文化時日本精神便一度非常之混濁。大正十二年時、頒發了詔書、其中有諭曰：

『朕惟國家興隆之本、在於國民精神之剛健、非涵養之振作之以堅國本不可也。用是先帝留意於教育、基國體、溯淵源、揭皇祖皇宗之遺訓、而昭示其大綱。後復詔諭臣民、務忠實勤儉、申信義之訓、垂荒怠之誡、是皆尊重道德涵養振作精神之洪謨也……』

『輓近學術益開、人智日進、然而放縱浮華之習漸萌、輕佻詭激之風亦生、及今欲革時弊者、皆深恐將失前緒、況此次災禍奇大、文化之紹復、國民之振興、胥待於國民精神乎……』

昔日的詔勅、把日本精神的混濁的狀態說得十分清楚了。但因有此詔垂誡、外來文化遂於不知不覺中爲日本精神所同化了。早年共產黨巨頭佐野學和鍋山貞親的發表轉變的聲明書、豈非可以同樣的觀點來批評呢、他們在轉變的聲明書裏這樣說的、『我們承認把日本的君主制度和儀國的帝政主義 (Tsarism) 同等

看待了的共產黨的君主鬭爭的誤謬。日本的君主制度、表現着日本的民族的統一。我國的大衆、對於君主制度、也有如實地把握住自然的感情的必要。』這聲明證實了他們的被偏激的共產主義所混濁了的心境、漸漸澄歸於本來的日本精神。這裏所應注意的事情是、即不單單一共產主義爲然、所謂自由主義之類、也是一種的混濁、亦非澄歸於本來不可的。我以爲並未把握住日本精神的深的意思的自由主義者們、來論斷我國的思想問題、確實是非常危險的。自由主義本來是對於中世專制主義的一種反動思想。所以從發揮着超反動的日本精神看來、結局也不過是一個應使澄歸的混濁罷了。

總之、以上的現象、說明了因最近日本思想的勃興、使日本生命辯證法的正反綜合了、於是「澄」的作用才逐漸大威力地發動起來。日本幾於包容了世界上所有的文化、發揮着醇乎中正的日本精神、以至於今日。所謂「和魂漢才」、便確切地說明了這一種現象。又我以爲我國古代的祭事之「祓」與「禊」、也都是把爲利己心呀小我呀等等所濁化的俗心純真起來、「澄澈」或「永住」的一種

舉動。現在日本有着十二萬左右的神社。神社和日本精神是有密接的關係的。蓋我們禮於神前的時候、爲俗生活所混濁的心、便重行純真化、而返還於真心了。像這樣子、在日本精神上、現實生活和理生活便携手起來、緊密地結成了一體。再考察一番西歐的思想、則見所有的現實和理想、簡直是相背相離、各不相合呢。

二、皇道之歷史的顯現

如前所述的皇道乃至日本精神、在我國的歷史中如何地發展過來的呢。古來我國的日本精神強烈地擡頭着、皇道的本質最鮮明地刻畫着的。這事實、當民族生活到了窮境、卽在某種意味上非日本的分子橫行的時候、與所行的政治的決定有關的。皇道和日本精神、固然是貫澈我國歷史的民族精神、其脈脈的傳統始終不息地運行着、是不問其爲什麼通常時或非常時的。不過無論如何、顯着最鮮明的容姿來的、却總是在實行着重大政治的決定的時候——在所謂非常

時期。又皇道政治的本質、固然是並不因什麼時代的差別而有所不同、然而他的現象形態、却每由於時代與環境之變化、而呈着文化史的意義。今把日本精神在各時代的發動的特色一述、並說明一下現代的日本精神運動對這些有着怎樣的意義。

在我國歷史上、最鮮明地闡現出皇道主義的姿態來的、第一例當推大化改革了。這是十七條憲法中所表露的聖德太子的理想、被中大兄皇子繼承、使在孝德天皇的時代實現了。所以若欲知道大化的改革、不可不首先一看十七條憲法。

這個憲法是太子以推古天皇的皇太子的地位攝政當時所撰定的。如弘仁格式中所說的「國家制法、自茲始焉」、是我國最古的憲法了。在皇道政治上最值得注目的是這個憲法的第十二條、「……國無二君、民無二王、率土兆民、以王爲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蓋太子鑒於當時的事情、先對舊來的氏族制度、與了一大痛棒、一掃介在於天皇與國民之間的氏族、像舊時被氏族獨占的官職制度加以釐正。這種地方、是有着最「日本的」意義的存在。至於實現這個憲

法的主旨來的、則爲大化革新。自然是的、在前者呢、受佛教和儒教的影響非常之大、關於我國的固有的祖先崇拜、並未有何述及。後者則多少考慮到這一點了、如大化二年三月的詔書有：

『夫君於天地之間而宰萬民者。不可獨制、要須臣翼、由是、我皇祖考等、與卿等之祖考同治我國。朕復思欲蒙神護、必力與卿等同治之。』

讀之便覺極明了。當時我國古來的氏族制度漸亂、「家」代替了「氏」、成爲經濟的單位、更變而爲社會政治的單位。從來以氏族制度之基礎的血族的觀念、逐漸變成了以土地爲中心的領土的觀念。遂至土地的兼併盛行、各惟私利私慾是圖、巨族恣意跋扈起來。大化改革的直接的動機、便是天皇 決意恢復親政、這是對了這一干巨族的橫行而發的。改革三際、首先廢除了「姓」、使「氏」與官職分離、國家的官職悉令有才力者充之、以收回「氏」的政治的勢力。尤其像發令『其園池水陸之利、與百姓俱』將從來被氏族所壟斷的土地並固着於其土地的「民部」(私民)都一律收回、使成爲公地與公民。於是在政治上並社會上、

「氏」完全了失去了那種單位的性質。如是、「氏」的地位讓給了「戶」。「戶」歸天皇直接支配、而不復許有「氏」介在於兩者的中間。此次的改革取之於唐朝的制度自然是很多的、但是他的根本、却是準據了我國固有的皇道而行的、視太政官之外、還有神祇官的設立、便自可明了。再讀當時的詔勅、「當遵上古聖王之跡而治天下」亦可知之。目在於皇道之確立、國家之統一、這一點是與聖德太子的憲法的精神十分一致的。要之、大化改革、是針對了氏族的橫暴而施的、當時的皇道精神的發動的特色、中大兄皇子的『天無雙日、國無二王、是故兼併天下。可使萬民、惟皇道耳』、這個上奏文中、表示得最爲鮮明。

發揚皇道精神的第二個史實是、建武中興。南北朝時代是我國大義名分最衰歇的時代、是日本精神的最萎靡的時代。然而在這時代的另一面、却又有自北畠親房卿以下、楠木、菊池、新田等等忠臣烈士的輩出。當時吉野的南朝之外尚有京都的北朝與之相對。國民的一部分、因不解國體的本義、不辨順逆的大理、所以乘吉野朝廷之衰微而專橫的足利氏、實如雲之蔽日。北畠親房卿在「神

「皇正統記」是在這種形勢之下寫成的。他的大旨是、略謂、我國是奉着承受天照大神的血統的萬世一系的天皇爲主的、又大神將此與三種神器同時賜給皇孫瓊瓊杵尊收受了、所以我國實爲神國、又因爲是這樣的神國、所以歸結說是世界上無比類的可尊的國家。不待說得、其中最最着重的、是在於萬世一系皇統、天祖初開國基、日之神永遠傳續着他的血統、這種事情是祇有我國才有、別的國家再我出一個例子來的。所以名之曰神國、說明着神創造這個國家的由來。親房卿之所以如是高唱着萬世一系、目的在於指明不論在什麼場合之下可以永繼我國的王位的系統、只有一而支、而絕不可有二支。明示着而今吉野的天子既已奉了三種神器、作正統的天子、此外因足利氏之擁立而產的京都的天子、便斷斷不是正統的天子了、是在給誤於向背之理陷於不義之境的足利氏一邊的武士們、一個警告。這個北畠氏一族的竭盡忠誠於吉野朝廷天皇、實在是從深刻地認識了我國的國體而生的日本精神之顯現。親房所以然著作這部書的理由如下。直接的理由呢、是作爲帝王學的政治學奉獻給絕後醍醐天皇之後

新即帝位的後村上天皇、供其參政的。著者慨嘆自己當時的國民一部之不明大義名分、不知順逆之理、以至正統朝廷的吉野朝的勢力日替下去、所以才執起筆來的。正統記中把建國的事業、和後醍醐天皇的建武中興的失敗、追論得最爲詳盡、也便是因了這個緣故。似此由於必要而立的親房卿之論、實爲我國國體論上所當奉作金科玉律、成爲後世發達的國體論的基礎的。我國的國體的研究、明治以後另說、在明治以前、是由水戶學尤其是後水戶學的中心人物的會澤正志齋和藤田東湖兩人完成的。至其淵源、則爲水戶學的主要人的光圀的國史和朱子學的大義名分論、然更溯求其淵源時、實即是親房卿的神皇正統記了。國體論的眼目、是在萬世一系的皇統一點上、這一點親房卿便揭之於其所著神皇正統記的卷頭了（正統記的書名也是從這兒生出來的）、他以後的研究、雖然日趨於精密、但是任何研究的中心之點、却和這一點不相遠離的。要之建武的中興是對了足利氏的專橫而行的東西、當時的皇道精神的發動的特色、被北畠親房卿的如下的語句、『大日本者神國也、天祖初闢國基、日之神永繼其統。此

事僅於我國有之。他朝不可復得也。』充分地發揮出來了。

應列爲發揚皇道精神的第三個史實、不待說便是明治維新了。一切的政權完全離開了朝廷的手掌、而歸入了武家、揆之於天皇應爲絕對的主權者這個皇道政治的本義、自然屬於變態的了。政權重新歸入了朝廷之手、便可以說是重返了我國的本來的常態了。像這樣以使我國復歸於常態爲目的而發生的明治維新的事業、不待說是從我國國民的日本精神之自覺上發現的。固然是、幕府的倒壞呢、德川政治經濟諸機構本已陷入了窮境、而幕府自身的財政正在無法支持的時候、又起了許多外交上的難問題、這些事情也造成了有力的原因、不能夠一概抹然的。故欲以唯物論來解釋我國的歷史的學者之中、也有把幕府的財政的破綻一點特別側重、而幾於論定爲明治維新的原因全部在此了。不過這樣來研究我國的歷史時、一定不會得道正鵠的。我想假使財政的破綻果爲唯一的原

因時、那麼德川幕府縱令倒壞、政權却未必復歸於朝廷、多半倒許是其他的有力的大名起來代替德川氏而有其政權、以造成一個新幕府罷。正如北條氏滅之後

足利氏代之、足利氏滅之後、經過了織田豐臣氏而政權歸之於德川氏一樣了。而德川幕府的倒壞、却絕不僅由於財政上的破綻與夫外交上的難題、而根本的原因在、國民的日本精神之自覺。即並非因爲德川幕府倒壞之後、政權無所歸了、所以才歸之於朝廷、而是由於政權奉歸於朝廷這一種氣運高漲於民間之故、所以德川幕府才倒潰的。慶應三年十月十四日所下令德川幕府奉還大政的勅書之中、云、『前所委任德川內府之大政奉還、辭退將軍之職、今已斷然決定、故爲王政復古、挽回國威、自今以後、廢除攝關幕府等制、今先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以處萬機、諸事本武神創業之始狀、無縉武紳辨堂上堂下之別、竭至當之公議、與天下同其休戚、爲此……』即朝廷將以前所「委任」給幕府的「大政返上」、及許其「將軍職辭退」、斷然實行「王政復古」、廢除了幕府、同時廢除了自藤原氏以來的攝政關白的制度、以天皇爲中心、一掃介在於天皇與國民之間的一切的中間勢力。換言之、則皇道的本義、建設以天皇爲中心的統一的國家。在這一點上、明治維新的政治的決定、與那大化革新類似、同樣是以神武

創業的精神作基礎的。這是真正的王政復古、是國體的自覺。要之、明治維新是天皇親政的復活的實現、是以德川幕府之倒壞爲契機而施行的。當時皇道精神的發動、可以「勤王」「倒幕」之語表明之。

像這樣通觀我國的歷史上的重大的政治的決定、有蘇我氏、足利氏、德川氏等介在於天皇及一般國民之間、專務私利私慾、視人民與國土爲私有這些例子的存在、是不容否認的。同時、如歷史所示、窮兇極惡的亂臣賊子、亦並非絕無。不過是每至這種中間的勢力的跋扈到了極點的時候、常有許多人出來、打破了這個中間的勢力、如大化革新中的中大兄皇子、中臣鎌足、建武中興中的北畠、楠木、新田、菊池等等的忠臣、又如明治維新中的無數的勤王志士的輩出。

在上述的各種場合、日本精神的發動的形態雖然依各時代而各帶着特色、然而超越了各時代相、却有一種歷史的精神在奔流着。所謂一貫了各時代而奔流着的歷史的精神、便是天祖的神勅並建國的詔勅所表明着的『國之成立』『國振』

與夫『國柄』。然則現代所勃興着的日本精神運動、是取着一種如何的現象形態呢、又帶着一種怎樣的時代特色呢。作為政治指導原理的皇道、對於現代日本的文化史的特色上、着重什麼點、又應該把重心放在那一點上呢。一言以蔽之曰在於皇道的全體的世界觀克服了西洋的個人的世界觀是。只這才是現在我國所遭逢的「轉換期」對於上述的大化、建武、明治三次革新所有的文化史的特色、因為個人主義的世界觀、已經浸潤進了現代我國國民生活的各領域之內、所以要想克服是非常困難的。自然是、個人主義也不一定樣樣都不好的。所謂個人的自由、倒實在是西歐近代人以血買來的人類最可寶貴的精神的遺產、且不能不承認他相當地有貢獻於我國國力的發展得世罕其例類。以個人主義為基調的自由放任政策、相當地有貢獻於我國產業的世界的發展、也是事實、同樣是基於個人主義的近代法治主義、與我國法制之完備與夫治外法權之撤廢以助力、也是事實的。然而日本精神却和西洋的個人主義不同、是立腳於全體的精神上的東西。明治以來有功於我國國力之發展的個人主義、而今則已經超越了某種

程度、和日本精神之間、已經發生了許多矛盾與齟齬了。綜合消除這一些矛盾與對立、才有現代皇道政治的歷史之重大的意義的存在。像現代樣國家日益陷於形式化起來、各人的愛國心一天比一天薄弱下去、這種傾向也是個人主義的結果。極端地說起來、可謂現代一切政治經濟文化諸領域中所發生的一切弊害、無一不與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有關聯的。所以以日本精神來克服個人主義的精神不可不說是皇道最重要的現實的問題也。

三、東西文明之比較

關於日本文化與西洋文化的現實的對立、已如前述了、其次、有將西洋文明與東洋文明根本的地相差之處一加說明的必要。

現代西歐思想、自己中間便包藏了二元的對立的思想、所以陷於不可收拾的混亂的狀態。原來貫流西歐文明的代表的思想、爲希臘精神和猶太精神。希臘精神是從形式 (form) 和質料 (matter) 兩者對立的二元主義滲出來的。而在這

場合、其實是只有形式有着絕對的價值、至於質料呢只是當造成形式有用時才有存在一下子意義罷了。蓋在希臘、祇有少數的貴族充分享受着文化的生活反之、大多數的奴隸是單以怎樣能使貴族的經濟生活安易爲目的、而孜孜不輟地勞動着、沒有餘暇想到別的事情了。由這種希臘特殊的歷史環境而發生者、便是形式和質料的二元的對立思想。把這和日本的場合比較一觀時、日本的女性的或曰陰的原理、對於陽的亦即男的原理是馴婉地服從、但是她自身却又是有着獨立的人格的原則的。所以並非如希臘那種質料的非人格的奴隸的原則。在日本、男女的關係、君臣的關係等等的本末的順序、才正是對等的人格的關係。反之繼承希臘精神的西歐方面、君臣關係男女關係、動不動便易變成了貴族對奴隸的關係、或流爲專制君主對被壓迫人民的關係了。

其次、與希臘精神同樣、與西歐文明的發展以決定的影響者、爲猶太精神。牠是神 (God) 和惡魔 (Satan) 的對立抗爭的二元主義裏所產生的。即神常常想以強力來克服惡魔、而惡魔對他却常欲舉全力來反抗。所以猶太的二元主義

比較起希臘的二元精神來、更其是對抗的、更其是分裂的了。蓋猶太民族的現世慾十分強、歸依於物質至上主義。於是乎那個極端的反動極端的想克服物質主義的壯烈的精神主義之基督教之擡頭起來、便很明顯了。立脚於猶太人馬克斯所唱導的唯物史觀上的共產主義、實在是現代猶太精神的最顯著最深刻的表現。那在「宗教是和雅片一樣的」一語中所可以明晰地着出來、是對於基督教的**精神主義絕對相反的惡魔主義的再現**。所以要批評馬克斯主義、決非可單從經濟理論或是什麼唯物辯證法等方面著手的。非更深深地回溯到西歐文化的根本問題、分析揀討一番猶太精神的本質不可。像依了這猶太精神時、惡魔的原理對於神的原理是始終反抗、始終繼續着鬭爭的。然而在我國的陰或女或臣民的原理——自然一方面也享受着不可侵犯的本來的自由獨立性的——却自己甘願於從順陽或君的原理、誠心地努力着使其實現。我國所有的臣民、各各應其身分、爲了實現天皇的心志而克盡其忠、以翼贊天王者、其理由即存於此。

要之、西歐文明的二大潮流之希臘精神和猶太精神、都是立脚在二元對立的

思想上面的。希臘主義顯然地偏於冷靜的理智、猶太主義則顯然地偏於無所歸趨。那裏都沒有像我國這樣的天皇——宇宙的大生命如實地延長於地上的國家之中心——的存在。或則以自由平等的個人結下了社會契約、建設了人爲的（「惟神」的反對）國家、或則是想滿足霸道的私心的專制獨裁者無理無法地高壓了大眾而成立的國家。那裏並沒有統括了對立的二元當於太極的「中」的原理的作。所以不斷地走入了窮境、動不動便發生根本地破壞了國家的大革命。不過到了近年來、西洋方面也猛烈地有一種法西斯主義在擡頭、以可以當之於太極的大政治家爲中心、想使分裂的社會結合、使人民團結、使現實的經濟問題和理想的精神問題協調起來。牠首先在意大利發動、接着便在德國雄壯地展開了。牠期圖將從來右傾的布爾喬亞的資本主義與夫左傾的普羅共產主義消滅掉、而創造出一種更高一層的第三文化。法西斯主義痛悟到從來對立的平面的歐洲文明的根本的缺陷、而邁進着去創造一種新鮮而有着鞏固中心的立體的文化。更具體地說、即指望以一個強力的精神的指導者、來作成國家的活的中心、於是

一切的人、超越了所有的階級的區別、創造成一種歸一信賴的政治的形態。莫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是蓄意成爲這種的國家的活的中心。然而、這樣的趨向於普遍主義的運動、第一若不是像我國這樣實踐了傳統的共同社會的第一原理的「一億兆心」地「忠」、便不能望其完全達到了目的。而且在國家已經一度化而爲利益社會的西歐、欲再加以根本的改正、確立起普遍主義來、更其是十分困難的。第二普遍原理的確立、必待之大宇宙的具體的臨現者的王者、才有可能。莫索里尼被呼作『茲齊埃』、希特勒被呼作『囂拉』、（都是指導者的意思）自然也巳不單單是一個專制的政治家、却漸漸地成爲國民精神的中心人物、也是事實了。然而他們現在各有着許多政敵、而且他們所行、也均帶着濃厚的霸道的色彩、所以想僞到施行真正的「中」的政治的精神指導者、還遙遠得很呢。所以自古便傳統地而且最純粹地實踐着法西斯主義的究極的理想的本國精神、在最近的將來、一定會予西歐以不少的影響罷。

其次、對於西歐文明而言的東洋文明、有着統括更廣汎的陰陽相對原理的究

極太極的原理的。東洋的思想、把立腳在惡差別上的專制主義、和立腳在惡平等上的民主主義綜合抑制、使其兩者在適宜的限度內、各得其調和。且東洋文明的代表的思想是王道思想。說到這個「王」字、原以以一縱線直貫相當於天地人三條橫線而構成的。在這個場合、天乃爲宗教的意味乃至是神、而其他則爲經濟的意味、乃至於大般大眾。王是結合着天意和民心的、所以離開了天意便沒有了王道、離開了民心、王道亦便不得存在了。王道的政治、乃是把宗教（理想）和經濟（現實）依本末上下的關係聯結起來的一種作用。於是王道主義便變成了最優秀的理想的實踐主義了。而王道的體系的形式、是以王道哲學、王道政治學、和王道經濟學的三要素合成的。

第一、王道形而上學的根本、乃是太極陰陽的哲學。據此、則宇宙的惟一之實在的太極、是無形的創造力、常常地活動着變化着而不休止的。而太極的活動則以兩種的方式出現於現實界裏。其一爲陽、表示着一種積極的伸展的微澄的暖暖的性質。其他的一個是陰、表示着一種消極的、縮納凝固重濁冷靜的性

質。而陽的傾向一發達到了極點，便自然而然發生出陽的傾向來了。又如陰的傾向一發達到了極點，也便自然而然地發生出陰的傾向來了。所以陰即納陽於其中，而陽亦納陰於其內。正因為如此，所以兩者才無反撥抗爭，而調和地交涉錯綜着，創造着萬物。像這樣陰陽所以沒有絕對的反撥而互相近接互相調和着正因為是這兩者都從太極這個一元出發的緣故。易經曾說，陰陽的變化流動的作用不稍滯澁，兩者的調節能夠圓熟地運行，完善的宇宙創造作用能夠進展，這便謂之「道」。易繫辭傳中所說忽為陰忽為陽者謂之道，也便是這個意味了。

第二、王道政治學是以如上的王道哲學為基礎的。原來依據東洋思想，人類的本性是受之於大宇宙的天，所以能夠實現天人合一的政治。我國所行的祭，仍不外是虛己以使合一於天一的儀式罷了。易的繫辭傳裏說，『繼之者善也，為之者性也』。這是說明了受自己的本性於天的人，須行這一樣的道，才能實現善，而具有這種可以實現此道的本質，乃是性命的本來的良心也。王道的政治學在

古典「大學」之中體系化了。即必先明明德、是王者與天相結的過程、由此王者的意識才能適合王所應有的公平無私、又充滿了無盡的仁愛。其次所謂「新民」、是王者與地相結的過程。換言之、使天皇地上實現、使大眾的經濟生活安堵、然後才教化他們、是這樣一種過程。像這樣做去、王者才能和天和地相結。最後所謂止於至善、是常常持中依了本末的關係而行動的意思。若欲實行先明明德然後新民這種過程、非立在「中」的崇高的立場上、依了事物之本末而行不可。要之東洋政治的本體便在於修己完德的王者、施行教化政策、來使昏睡的大眾的精神向上。

最後不能不說一說王道經濟學。古代的王道經濟政策、主要的是帶了農業的性質的。例如用公平地分配貸與土地的方法、來除去貧富的懸隔。至以各得營安全的生活爲目標的井田法、是更其顯著的了。不過今日的經濟狀態却完全改變了、所以非另講求適應於這個時代的政策不可。即如重要的產業的統制、便是其一罷。不過無論如何、王道的精神却是不分古與今、毫無不同的。如前所

述的王道主義、是合宗教、政治、與經濟三位爲一體的。理想地說起來、是宗教爲先而經濟爲後。然而實踐地說起來時、則是經濟在先、而宗教在後了。實現從經濟來着手用宗教來結束的這一般過程、便是所謂王道政治。

以前荷蘭的一位大政治學者曾經說、『東洋不僅沒有政治學的存在、而且是有存在的可能的。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東洋人就沒有自由。』這話若作爲是在西歐近代的自由主義的氛圍之中所育成的滿腦是自由主義的學說的人所說的話來看時、當然是極有道理的了。西洋只把自國家的權力之中把個人解放了這一種行爲呼作自由的話、那麼在東洋、這一種意味的自由也許確是根本就不存在的。不過把自由的意義這樣限定了想、那麼不能算是正當地把握到了這個字的本質的。而況因此便說東洋不但沒有政治學的存在、甚至斷言就沒有存在的可能、這種話當然是不對的了。東洋以天道作爲人道、有以易的哲理爲基礎而於古典大學之中所展開的獨特的王道政治學的存在也。

即在西歐的個人主義的人生觀支配了一切、僅僅偏重着人們的平面的關係的

時代之中、東洋却也曾嚴正地維持着立體的人們的關係。而今全世界已無不在努力着把曾經顛倒了的價值復歸於牠的本來的地位了。已都在那裏努力着匡正人們的平面的關係。而返回於新的人們的本來的立體的關係了。莫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希特勒的國民社會主義勞動黨、便都是想實現這一種理想的東西。然而他們却還都免不了受西歐的傳統的爭鬪主義與霸道主義所拘束、不見得那麼容容易地便能達到他們的目的。但是他們的當然的趨向、則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在這個時節、東洋文化所演的角色、不能不說是負有世界的意義了。

今日的東洋確實逢着了許多的難問題。不過對於那個西洋文化臨到沒落之途的混亂中蹶起的難題而言、東洋文化的難問題却是將要生產一個什麼的陣痛了。所以如欲超越這個難關、使文化發展開去的話、非先固定不移地把握住這東洋文化的正確的意義不可。而今西歐國逐漸地覺醒到了他們自己的「價值的顛倒」、而努力着重重新把價值作一番正確的整理了。東洋文明對於世界人類的道德

的大使命、也許便在此種新的光輝之下擔負起來。

四、新國際政治理論之提倡

如上所述、東洋和西洋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有着許多的不同。把這許多根本的差異掩目不顧、雖徒自高唱着什麼國際和平、那也不過光現出一個假裝的和平狀態罷了。各民族所真心地祈求着的國際秩序、決不會從這裏生出來的。

在怎樣的條件之下、才能招來世界的和平呢、對於這一個質問、自來有許多許多人回答道、國際間的政治和協、經濟的協調、近代文明之下的向上的進展社會的改良進步等、等才是樹立世界和平、維持世界的安寧、並增進人類的福祉之道。尤其是得了世界大戰這樣一個慘痛的經驗的人們這樣想。以爲祇要各國人的文明生活向上了、先從這一方面着手、使國家的好戰的色彩稀薄、那麼生活水準也總可變成世界的同等了罷。生活樣式和生活內容也可都變成一致了罷。若社會的弊竇又能逐漸除去、世界的文明更得完成了再高一層的發展、到

了那一天早晨、國際間的經濟的利害關係所發生的衝突也能協調了、政治的紛爭也能和解了、世界恰如一家一樣、人類同胞的相尅殺戮的不幸也都可以免除了罷。然而現實却常常證實了目的和結果不相一致的法則。若能完全如預想和希望進行的話、那麼出現在世界人們的眼前的、應該非是和平的女神、和着優美的舞樂而作太平之舞不可了。然而我們實際上所見的、却並不是美貌的女神而是一身鐵甲槍劍雄糾糾氣昂昂的武士。所聽到的、也只是軍需工場的發電機的呻吟、和進軍喇叭的響聲。空中盤旋着的也並不是白色的可愛的的神鳩、而是爆擊機和戰鬥機。建設世界和平的目的和結果完全背反、世界的和平在爆裂的危機中暴露了。再看一看現代殺人的科學的進步、並近代戰的死傷者的遞增的傾向、戰爭的危機同時也不能不說便是人類文化本身的危機了。

國際政治的矛盾、可先從以國際聯盟爲中心發現出來。國際聯盟的組織不論其如何之完備、聯盟的規約、不論其如何之精密、但既沒有實力、便什麼成都不會得到的。利用國際軍的編成的強制、利用經濟封鎖的制裁那一類外面的壓

迫、到底是不能實踐的。國際聯盟之爲物、正如其字面的解釋、祇是許多國家的一種聯結、既說不上 *union*，也說不上是 *united-states*。所以他非依從着諸國家的聯結起來這一個意義之下運行不可。所謂聯結起來的意思、那便是個別意思的集合。而聯盟的意思是以多數決來決定的、各國對於聯盟、可以自由參加也可以自由脫退。這一個聯合體的意思、是只限於與構成這個聯合體的個別者的利害一致時、才有實行的力量、利害一度相反、便立刻分裂了。許多分裂的意思、那真如患神經病者同樣、不免於志薄行弱的。雖然在有的國家的議會之中、可以實行取多數決方法、來決政策的可否、但在國際聯盟之中、取多數決制度、却一定是無力的。若問何以如此、是因爲前者有一個服從多數決的前提存在的緣故。而且該國可以認定議會的意思表示、即爲國民的意思表示、而可以以國家的意思亦即全體的意思來行動的。然而在國際聯盟的場合、便沒有服從多數決的這一個前提的存在了。而且不能以多數諸國的意思、即認定爲世界人類的意見。即令如此假定了、當實現之之責的聯盟的意思、也只是多數的個

別者的集合的意思、而非全體者的意思。既不是全體意思固體意思、其不能實行倒毋寧謂之爲當然了。聯盟之所以無力、其理由便存於此。於是一到這次的意阿紛爭問題一勃發、聯盟之無力、遂在光天化日之下曝現出來。至德意志破壞了巴黎和平公約、擴充軍備、視羅卡爾條約如廢紙、進兵駐紮萊茵區、聯盟早已變成了一個有名無實的銀樣臘槍頭了。

想擁護聯盟的國家、乃是英、法、俄、以及美國等等、都是些在維持着現在的世界秩序上才有利益的國家。反之、若非是打破了世界的現狀、便感到自國的保全上的危險、而且正當的發展也會受到阻害的這一類的國家、却都只厭惡於聯盟之束縛了。聯盟支持派所唱的和平也者、是和維持世界的現狀一語完全同義的。於是像意大利、德意志等等主張打破現狀諸國的意向、和聯盟的希望自然是弄得水火不相融了。以歐洲國際政局之複雜、以一個聯盟的制裁、到底是絕不可能使德意志並意大利屈服下去的。在日本脫退之後、聯盟雖然已經變成了歐羅巴聯盟、但是實際上牠連調整歐羅巴的國際關係上、也是毫無力量的。

現狀維持派和現狀打開派的力 and 力的傾軋，非是可以以條約規約等等空文的力量來調停得了的，若非將弄到對立弄到相爭的原因除去，戰爭的危機是一定不能夠避免的。

說到國際經濟上的軋轢，恐怕只有用世界領土的再分割和天產資源的再分配的方法來解決罷。可遺憾的回答是否。世界領土的再分割這一件事情的本身，在功利的列強之間，能否實現，還是疑問。即令實現之後又如何。那不過是聯盟擁護國亦即是世界現狀維持派的大領土所有諸國，亦即是英法俄等國向要求打破現狀的伊德諸國請其割讓領土而已。亦即不外是白色人種的諸國，把全世界適當地瓜分了，以圖安定於此罷了。那麼一來，依然是壓迫有色諸人種的形勢。然而招來了今日的世界和平的危機來的，其中有力的原因之一，也便是人種問題。化成了白人的殖民地或其半殖民地的弱小國的諸民族，對於其支配民族的白人民族之間的民族的抗爭，實為世界的不安的根源的動因。意阿紛爭也是牠的一個表現，乃至印度的獨立運動，埃及的不絕的暴動，南阿莫洛哥以及

荷領印度的不安等等、無不是如此。又如暹羅的革命及其親日政策、菲律賓的獨立、東洋以及非洲的歐美殖民地地方的內亂之繼續不息、也都是人種對立的發現、民族爭的歷史的證實。東洋及非洲被壓迫民族之間所醞釀的對於白人的反抗鬪爭的意識、到大戰時變得非常之顯著明白、今日更是一天比一天激化起來。關於這個動向、以前所述的世界領土再分割論的提倡者之一的胡斯大佐曾經道破過的。他說、『這個人種戰爭之可怖的程度、到底不是世界大戰那樣所可比擬得了的。日本立在有色人種的先鋒。他的氣魄、能力、智力、敢說和任何人種都可以匹敵得過。日本在人種關係的再調節上、將盡怎樣的職責呢。日本若和白人一聯結起來的話、即令不能完全防止得了世界的人種戰爭、也能夠把這個戰爭延捺到很遠很遠的將來罷。日本若指導着有色人種的反抗時、那麼在印度以及其他白人支配下的諸地方、一定會惹起很激烈的動搖來罷。日本究竟向那一方面發展呢、不知他自己是否感到了這種會惹起不可知的一大世界的變動的力量呢。』他又說、『於是爲欲防止這種人種戰之故、白人對於有色人若不增加敬

意和同情、不改有色人觀、不平等地待遇他們、是不可的。和在個人間同樣、在政府與政府之間、也是非廢除利己與貪欲不可。若不如此、白人恐怕要遭受到可怖得與世界大戰不能類比的人種戰爭的懲罰罷。不論其結果怎樣、西洋文明在這種大破局之後、恐怕也不會有長久存在的希望了。『這可以說是具有世界史的眼力的一種達觀。白人若仍和從前一樣、只貫徹其帝國主義的利己與貪慾以壓迫殖民地民族的話、那麼一定會如世界史所實證的那樣、壓迫者必為被壓迫者所潰滅罷。』

然而像我國肇國的大詔所示「天業恢弘八紘一字」的民族理想、是不去參加這種對立的鬭爭之中、與任何一方聯繫的。却想作為媒介調節雙方、以實現大和於世界。便被壓迫的民族的勇氣振起、使自主的獨立的國家傾力於建設、以使各個民族都開放他的文化之花。日本並不想支配任何一個民族的。我們炳然的民族的歷史、便可以證實此語。所謂「八紘一字」也者、是指停止一個民族壓迫他民族的行爲、而使諸民族如一家人一樣、各顯其所長、各補其所短、在

多數多樣的無盡的「中」之中、歸趨於統一的融和的世界的大和。日本民族是最厭惡爭鬪和對抗的民族。不論那一個民族、有像我們維持了三百年的長時期的和平的嗎。

視個人爲最上的西歐的世界觀之中、若將個人居於下位、使其服從一個更高的東西的時候、他們必以爲那是奴隸的態度、污辱了人格的尊嚴了。然而西歐的個人自由的原理、是國家和民族的崩壞的原理、是社會破滅的原理。於是我們深信、西洋如不將這種人生觀世界觀顛倒轉來、人類決不會得救的。西洋的個人主義、一向曾被看作是新興的原理的、然而到了今日、却變成了一種開倒車的原理了。個人自由的精神、雖曾打破過中世紀的否定個性的全體統制的精神、而佔據了王座。但是到了今日、却應該把那兩種都壓倒、而使起來的一種新精神新世界觀、來代替他們的地位了。

據日本民族的世界觀、我們的身體之本、是父母。父母之本是家。家之本是民族。民族之本是神。神生民族。民族生家。家生父母。父母生我——是這樣

一種順序的。越高一層者。才越屬本源。換一句話說、人應該隨順服從着他的親、他的祖先、他的民族、他的神以生存。所以人不應該孤單單地、變成了「個人」存在。

我的身子、是遼遠的祖先的後裔通過了父母生到家裡來的。親之愛其子、是一種自然之情。又子之敬其身之本的親、也是自然之情。以這種自然的情操爲基礎、孝之教才能立、人倫之大本才明、分才能正、才能招來人生活上的幸福與秩序與和平。以孝爲百行之本的精神、乃是隨順了本源的原理的人生觀的極自然的一種表白。然而近代主義、却視與民族遊離的個人人格爲第一義、只尊貴個人的自由和平等。在這種世界觀之下、親和子彼此獨立、互相有着平等的人格、如自由的個人一樣對立着。親不妨害子的自由、而子也不服從其親、甚至於在經濟上也孤立起來了。即使年老而貧的親入了養老院、而富有的子也不之一顧。富有資財的親把遺產捐贈給社會慈善事業了、其子却正苦於生計。親子夫婦兄弟姊妹等等、各有着各的財產、這一種個人主義的家族

制度、在視親犧牲了自己以育成其子其子獻其一身以盡孝於其親爲當然的事情的民族的人們看來、到底是無從索解的。個人主義把家庭都分裂了。大而至於國家、小而至於家族、都把生活還元於個人。於是國家亦然家族亦然、都變成了利益的社會、變成了個人之間的橫的聯結。招來了許多利害的衝突、與夫感情的意見的對立。因爲不斷地有着對立的意識的存在、所以溫情、慈愛、和平等等、連影子也看不到了。在近代主義之下、家庭的生活、不得不被破壞了。這實爲不隨從本源的原理的人生態度所招來的悲劇。祇要以個人爲最上了、便不應再有使個人隨順服從的東西了。遂無從尋出一個可使歸一的中心。然而矛盾却無盡地繼續下去、所謂對立與相尅、不僅不使生得圓滿、而且非把生破壞了不可。

若再我生之永遠的本的原理與永遠的末的原理結聯起來的崇拜祖先之念一喪失、親和子便馬上分裂了。便無從再知道血的可貴。家族制度的崩壞、實即崇拜祖先的心開始喪失的時候了。在個人主義之下、視祖先與子孫爲各自有着各

自的生活的個體、再不會有連結和繼續的意識之存在了。像這樣、便失去了因祖先與子孫的縱的關係而可以歸一統合的中心、既不知道自己所應歸屬的家門、同時、氏之血——推之而民族的尊貴、也都視同敝履了。又一方面家庭生活中的夫婦、父子、兄弟等等、個被看作是各個的存在、所以長幼之序無從成立、家族也失去了可以歸一的中心點。使家族生活民族生活混亂的原因、便存於此。所以我們以爲、非拋棄開自由的近代主義不可、非把隨順本源的生活態度提高不可。追溯一下 *nation* 這一個字的語源看、便可證明古時代的西洋的民族觀中、也是以民族爲神所生的。原來 *nation* 一語是由拉丁文的 *natio* 一語來的。而 *natio* 的意義乃是、「生之物」(be born)。而「生之物」一定以「生物」(born)的存在爲前提的。義即生民族的、乃是生命的最本源的原理、是最高級的存在、爲無可疑的事實。

依這樣想來、崇拜祖先、乃是追溯到神所生的民族的血之系統、以返回歸一於我民族的意思。而這遂又變成了對於神之隨順供奉。若立腳在歸一隨順於「生

命」的本源這一個民族的世界觀上的話、便無從再有矛盾、對立、與夫抗爭對對的存在了。如假定諸民族都是神之子時、各民族便都成同胞了。像現狀這樣同胞相尅、乃是由於諸民族不自覺其所生的本源相同的原故、乃是錯覺爲諸民族都是相互地對立個孤立的存在者的原故。據凱羅伊特所說、法國在大革命之後、西歐諸國的市民 (*der Bürger*)、都大膽地主張着自己以階級便是民族 (*die Nation*)。於是民族才失去了他原來的深意、乃至把 *nationalism* 都解釋作爲帝國主義一樣了。又若依了市民的智識階級的觀念、國家不過是僅僅一種法的秩序的關係罷了、民族的可因個人或因階級而解消掉的、遂並不承認其有第一義的存在。我們是非棄掉這種陷於不可救的無限的矛盾的對立之中的近代的世界觀不可、非再吟味一下民族的眞義把握往他的本質以打立一個民族的國家觀不可。非如此、那麼世界便尋我不出一個歸一的中心來、而人類也便永遠地分裂抗爭不休罷。

日本民族眞是十分相合於 *Nation* 的本義的一個眞的民族。這確是純粹的民族

的典型。受神典所教的太古始元的民族信念、到了二十世紀的今日、尙毫未被污、毫末被歪曲、是傳承着「惟神」的民族。「生國」的神話教示我們、這個國土和這個民族、都是神所生的。依據神典、諾冉二神生此大八洲、生此民族的各祖先的諸神、又生了統治此國國土與民族的皇祖神。據此神話、則君主與民族與國土、原都是二神所生的同胞、且教示我們、所生的一切、莫非爲神。從這裡可以溯源出日本人的國體觀來了。即君主爲神皇、民族爲神孫、而國土爲神國、三者都是神裔、以血相結、同奉着一祖。基於這種清純的自然、教才能立。這個教便是「惟神」的大道了。若不歸順隨服此道、以返還於人類的本然的真態、則決不能夠招來人類的福祉、與夫世界的和平。東洋民族、不能不先清算一下沒有中心的西洋思想、復歸於民族本來的大道。這樣才能回到諸民族的本然的 *Ratio*、才能招來四海同胞的永遠的平和。不能不使今日對立抗爭着的諸民族知道的、是歸服於這個民族的大道、才是人類的生成化育的唯一的徑路。這裏便有了一種新的國際政治的理論的根據。

昭和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所頒發的脫退聯盟的詔勅裏面、指示着一種新的國際政治的理論。其詔勅如下、

『朕惟曩日爲克服世界之和平計、故國際聯盟成立伊始、皇考喜之、命帝國亦參加之、朕繼承其遺緒、不敢自懈、始終協力、前後十有二年於茲。值此次滿洲國之新興、帝國以爲尊重其獨立、促進其健全之發展、乃根除東亞之禍保障世界和平之基。然不幸聯盟之所見、與此背馳。朕乃命政府慎重審議、終使採取脫退聯盟之措置。』

然朕固不絕冀求國際和平之確立。以是今後各種和平之企圖、亦必仍協力勿渝。今雖從帝國之所信、與聯盟分手、然非敢疏東亞友邦之誼。益篤信於國際、顯大義於宇內、乃朕夙夜之所念也。

方今列國遭逢希有之世變、帝國亦際遇非常之時艱。是正舉國奮起之秋也。爾臣民其克體朕之意、文武務各恪循其職分、衆庶各淬勵其業務、恭正履行其所趨、執中協力邁進、以處此世局、進而翼成皇祖考之聖猷、以普遍貢獻

於人類之福祉也、有厚望焉。』

國際聯盟、也是以企圖世界的和平安寧爲使命的。而基於新國際政治的世界家族主義、也是以企圖着世界的和平安寧爲使命的。其理想與目的雖然相同、而其所據立的世界觀却完全相異的。前者所主張的、不過是、多數孤立單位的國家由於一種功利的動機而形成的一個國際利益社會。反之、後者所主張的却是、多數的民族 (Nations) 都是從一個宇宙的大生命衍生出來的的同胞、所以只要自覺到了這一點、自然而然地便可釀成一個國際共同社會了。要想修理固成世界的渾沌、除了依據國際家族主義之外、更無其他的方法。看看人類的歷史爭鬪與和平雖然像陰陽一樣循環繼續不斷、但和平却是中心、爭鬪雖起、人類便如同爲求心力所促便似的傾向起和平來了。祈求和平乃是人類的本然的意思、隨從神遵神之道、便在於實現人類的這種本然的意思。國際聯盟的和平觀呢、是把諸民族對立敵對的意識擱起不聞不問、而只望維持表面的妥協的和平。這樣子決不會招來真正的和平。這決非所以解消諸民族的對立之道。必使返歸於

本來的民族亦即四海的同胞之人類的本態之後、人類的本然的和平的世界才能夠實現。

五、中日提携的文化之基礎

關於新國際家族主義、已如上述了。中日提携的文化的基礎、也非置於這一點上不可、近年來我國與中華民國都把自遠離開了自己的高貴的傳統、只忙於吸收攝取輸入西歐的文明、於是乎不知不覺之中、兩國間本來很深的文化的關係、倒反呈疏遠之觀了。換言之、兩國的國際關係已漸漸離開了那共同指導原理的東洋的「道」、不知不覺之間、變成了爲近代西洋諸國的指導原理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所支配的形勢了。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出現爲國際政治的原則的時候、便名之曰 *internationalism*。今日中日兩國間的有識者、都察明了這個 *internationalism* 的正體乃是國際個人主義、醒悟了他的缺陷、知非提倡以東洋的「道」爲實踐指導原理的新國際家族主義來代替牠不可。

說到中華民國的傳統的指導原理、乃是大聖孔子所完成的儒教之「道」。我們日本民族的傳統的指導原理、乃爲皇祖皇宗之遺訓的「惟神」的大道——亦即是皇道。而此二者實均以實現絕對的創造愛的「仁」爲目的的。設使這種東洋的「道」、能夠構成確立作新國際政治的指導原理的話、那麼在以功利與打算爲基調的西歐近代個人主義的國際主義前面、有一個以道德與信義爲基礎的東洋式的家族的國際主義顯現出來了。將來兩國的國際關係、假使有一天受了以誠爲根抵的國際家族的傳統的範律、那麼兩國國民必能衷心地了解、信賴、提携起來罷。結果、成爲多年的懸案的政治問題、經濟問題、與夫技術問題、也便都自然而然地解決了罷。所以中庸中有云、『誠者物之終始。無誠則無物。是故君子以誠爲貴。誠自非僅爲己也。所以成物也。』西鄉南洲先生的遺訓中也說、『事無大小、踏正道、推至誠、一事亦不可用詐謀。人每臨事有阻障時、便用詐略、以爲一旦通過其阻障、其跡自可得機彌縫也。殊不知詐略之累必生、其事必敗。以正道而行、目前雖似稍迂遠、而前進時則必可早收成功也。』這些話都

是值得深深玩味的。這是文化問題、是兩國國民的指導者的深心術的問題。

新中華民國的建設者爲其國國民敬慕崇尊着的孫中山先生、也曾以絕大的努力、從事於深深理解、信賴、且相提携我國、以期確立東洋的和平與安寧。至孫中山先生尊敬而且信賴日本到怎樣的程度、祇要玩味其「三民主義第一編」中如下的話語便可明白了。『我們的東方有一個島國。甚至可以說是東洋的英國、那便是日本了。他們自稱爲大和民族。開國以來沒有被外國併吞過。這種大和精神、至今還沒有失去。所以即在歐化東漸、歐風美雨之中、也能利用新的科學使國家發展。維新五十年、到了現在、成爲亞細亞的強國、和歐美並馳、歐美人也不敢輕視牠。我們中國的人口雖然比他的國家的人口要多得多、今日却仍爲列國所輕視的原因、即因爲一有民族主義、而一沒有民族主義的緣故。日本在維新以前、國力也是非常之衰弱、所有的領土也不過四川的一省大、人口也不過纔及四川一省多罷了。一受到外國的壓制的恥辱、他們便發揮出民族主義精神來奮鬥、經過還未及五十年、便變成了強勢的國家。我們若想使中國變成

強勢、日本便是一個最好的模範。看了近代日本之忽然興起、變成了世界上的一等國家、亞洲各民族便都似乎抱了無限的希望。其後白人所做事情、日本人也做得了。世界中的人種雖然各異其面孔、聰明才智之點上、却是沒有區別的。今日亞洲因為有強國日本存在的緣故、世界中的白人不單不輕視日本、而且也不輕視亞洲人起來了。所以日本變為強勢、不僅大和民族享受到了是一等民族的光榮、亞洲全體的國際的地位也自然增高了。以前以為在歐洲人雖然可能、然而在我們却是不可能的、然而現在知道了像日本人學歐洲人的樣子、只要我們能夠學到日本的樣子、將來也便能學到歐洲那樣了。』

想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民族主義、決不是指近代歐洲所發生的那種排他的民族主義。倒毋寧是應該解釋為基於東洋精神、民族與民族依「道」來互相提携以形成一個大的國際家族罷。不論怎麼樣、孫中山先生率直地承認日本的勃興、確保了東洋全體的和平、就中對於中華民國更生、貢獻尤大、而衷心地禮讚着日本的。

當時明治天皇也從高的道義的立場。衷誠地念願着東洋的和平——否、念願着世界人類的和平的。而與明治天皇的崇高的世界觀以更深入的力的、乃是以東洋政治哲學的真諦進講御右的元田永孚先生。元田先生嘗於進講論語開卷的章句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時、剖析其蘊義說、『論語乃是應神天皇時代傳到我國來的。作爲皇道的訓解看、是應該尊崇之的。北畠親房卿在神皇正統記之中、訓釋神器之德、以之爲智仁勇三德、能澤了介在大學或問之中、曾註釋仁義曰、「中庸是也」。而中庸的原本乃是論語、所以以論語作爲皇道的訓釋、決不是私言了。或謂、此乃孔子之道也、漢學之道也、或聖人之道乃儒道、與我邦之道有異、我邦之道、乃神道也——這一類話、乃都是不知道之論。道者乃天地人倫之大道、我國先皇之道、神道也者、乃是此理之神妙之謂也、儒道也者、乃是講明此理之謂也。先皇之道乃孔子之道、孔子之道乃天地人倫之大道、順此天理大道、天下才能治、違此天理大道、天下即亂。乃是毫不容疑的事情、今上陛下信奉此章而開講筵的聖意、臣子自然不能不從顯講釋了。孔子

之所謂學、乃是至中至誠的大本達道、是修身平天下的道德學。當世之所謂學乃是一科一科之學、所謂異端末枝之學、非大本達道之謂也。至孔子之學、發覺我們本然的天良的心性、盡人倫日用之道、以達天理之極。乃以修身平天下之道學也。輓近西歐的理學、修身學、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等、雖然說得精細、然而講到其全體備大用、以一線來貫通萬殊、則通字內古今、除了萬世之師的孔子之學而外、再沒有第二個了。所以學得了孔子之學、先定了根本之後、再去學法律學經濟學等等西洋的學問、以博其識見、固然可以、但如後學孔子之學、則根本不立、終必至損道德、悖人倫、身不修、家不齊、而邦亦不治。現今西洋諸國雖然自以文明國誇耀、然而他的心術不正、風俗便不會善良、惟利是貪惟力是爭、其害不堪列舉。學術益趨開明、而人心益趨狡黠、學路不中正之故其大害乃見也』云云。

像那樣、元田先生曾關於東洋聖賢之道諄諄地進講於明治天皇。對於明治日本之世界觀的基礎之確立上、先生有是着絕大的貢獻的。然而其後我國的政治

家、却多半忘掉了這個道、只追從着以功利的妥協的基調的個人主義爲基調的近代個人主義。又中華民國的當事者也都把孫中山先生等的真意不知不覺中忘了、或則陷於經濟萬能的功利主義、或則迎合主張階級鬭爭的霸道的赤化主義遂至施行有害的排外政策、弄得兩國的國交混亂不堪、真是可嘆極了。中日兩國的有識者、此際應該脫却從來的迷蒙、醒悟脫胎於西歐近代的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等等的道德之缺陷、再恢復東洋本來的精神生活原理之「道」、非如是來、樹立新的道義的國際關係不可。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而爲之、人之道也。』這真是今日兩國指導者所不可不記得的座右銘。用新的名詞來解釋牠時、乃是隱藏在心的奧底的潛在意識似的「赤衷」、因精神的緊張、而使變爲顯在意識的意思。因此、兩國國民不能不離開了皮相的政治經濟之利害的問題、相意地把精神問題文化問題思索一番才好呢。

先有一存在而從此更枝生出許多東西來的、乃是東洋精神。反之、先有多多的存在、然後把這許多多相集相聚、作出一個人爲的東西來者、乃是西歐精神。

非透澈地理解了把握了這一點、今日的世界的文化問題、是不能夠解決的。詳言之、東洋精神上的「一」、乃指的是道。而數多的人、却各各能於自己的純粹意識之中、保持着這個道、所以在許多的相互關係的上面、便都受極自然的共通道德原理的影響了。因爲此故、所以「多」才能相互地信賴、結而爲「一」。而各人的心中所普遍實踐的原理「道」的自覺、若鮮明時、一種「一」的整然不亂的秩序便於是確立了。正由於此、各人才能各得其處、得到安心立命與夫共存共榮。所有的民族都這樣以誠隨從「道」、東洋式的和平、才爲可能。反之在西歐精神、却是先以多數獨立的個人。基於利己的立場、相互地對立着的。這是所謂『萬人對萬人戰』的一種狀態。但這樣又感覺到了不安、所以相集相聚起來、期圖着營一個妥協的外面的和平的一種共同生活。所以他們雖然營着一種表面的和平生活、又維持着外面的統一、然而他們的心境或曰精神狀態、却與以前毫無改變、互相潛藏着敵意。詳言之、他們所以和平地結成一個團體、是因爲他們想這樣比較一個人一個人對抗起來結局有利的緣故。他們大體上是

物質主義的而非精神主義的、原因也便在此。從來西洋式的國際主義也者、亦不外是從這種根本精神發出來的。即所謂國際主義者、乃是認爲種種的民族分崩離析地對立抗爭起來以追求經濟的利益、倒不如相互妥協、在一定的範圍之內取共同一致的行動、結局效率更大、所以才聯合起來——只是這樣的一種主義。不客氣地說、過去歐美諸國對東洋——其中的中華民國所施行的國際政策、便是這種國際主義的最露骨的表現了。爲什麼他們對於中華民國、有着這麼大的關心呢、他們並不是由於很深的王道觀念出發、想助長完成中華民國的個性天命使命、以使得其處的。他們的動機是、因爲中國的人口有四萬萬之多、若使他們傾銷他們本國的商品、或投資時、一定可以獲得非常大的利金。此外、他們也施行着各種的文化事業、與夫傳教事業的。然而那些倒母寧說是第二義的事業了。所以他們對於中國的政策、與明治天皇所根據「道」而施行的國際政治、不能不謂本質上根本不同。

東洋方面兩大國民之日本與中華民國、都受了無限的自由主義的國際主義的

苦經驗的創痛了。其後兩國更受了共產黨（Bolchevism）的思想的極烈的侵蝕、蒙了異常重大的禍殃。今日的中國與日本、在道義上、在精神上、都不能不互相提携起來、以排除功利主義、與階級主義、復歸於東洋本來的「道」。今日在我國所勃興的新皇道運動、在中國所得興起的王道運動、從時間上看來、都是比自由主義和馬克斯主義爲後的、所以是綜合的東西、是更統一的東西了。皇道和王道、實都是檢討清算了一番個人主義的思想之後、而潑瀾地顯現出來的高貴的精神。所以根據文化、來闡明這一點、使兩國的關係緊密起來、才是中日提携文化的基礎也。

（尤炳圻・譯）

136.4
2036

昭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印刷納本
昭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發行
(定價銀參角)

編輯兼發行人
宇治田直義

印刷人
河田保治

印刷所
明立印刷株式會社

發行所
東亞文會

東京市麴町區三年町一番地
電話牛込四七九二番
振替東京九七三〇番

10

442330

10

442330